



在 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 悦心 悦人

透明的密室

——读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 祝勇



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故宫六百年》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1933年,中国革命的重心已转移至农村,白区环境恶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转移至江西苏区。无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移”,影响了

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年,注定是不寻常的年份,也发生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将部分文物南迁上海的大事。怨某孤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由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大上海奔赴至江西的红色摇篮,这段历史我只知大略而未闻其详,也未见过专门著述,所幸,孙甘露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直刺历史的隐秘角落,我在阅读中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空。

《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依托的历史大背景是真实的,作家也通过大量的历史考证、真切的环境气氛、细腻的生活场景,营造了强烈的逼真感。有报道说,在创作时他也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还原了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

至于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那

必须是作家所掌控的空间。我相信那些人、那些情节是虚构的(是否有人物原型不得而知),但它的大历史逻辑合乎历史的真实,其惊心动魄的进程,也与历史本身相对应。简单地讲,作家把这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纳入了一个“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中。“密室逃生”是历史悬疑小说的经典套路,《千里江山图》却把它花样翻新,玩出了新境界。我觉得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一个读者似曾相识的老套路刷新了,不仅刷新了“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更是刷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方式,构建了一种特有的、全新的叙事范式。《千里江山图》中固然不乏对密室的描写,小到卫达夫被关进的那间黑暗的密室,大到象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龙华监狱,都可称为密室,甚至于茶楼、酒肆、旅社、银行、药号、理发馆这些公共场所,在国民党特务封锁、围捕中都被赋予了密室的功能,密室逃生的戏份在小说中不断上演,其中最精彩的,应当是陈千里从煤窑棚屋逃生的段落,地下党员叶桃逃出自己的家——被她的父亲、国民党特工总部副主任叶启年严密控制的瞻园,也具有密室逃生的性质,然而小说所要讲述的真正密室并不是这些,而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监视之下,就是

一间巨大的、透明的、开放的密室,每个上海人(不只是地下党员),都是这密室里的囚徒。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创新性在于,小说开篇即把主要人物皆纳入了龙华监狱,但作者“看不上”这个封闭空间(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中已经得到过淋漓尽致的表达),于是很快为人物解套,有意告别了这个“密室”,让这些革命者悉数被释放出来,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城市空间里,并时时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小说中写:“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作为城市空间的上海,由此被作家赋予了密室的含义。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是对旧中国上海城市空间形象的一次全新的诠释。这也令我想起了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在当时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之中国,其实就是一座透明的、没有围墙的监狱,所谓的密室逃生,就是建立在上述一系列具体的逃生之上的一次“大逃生”,即彻底毁灭这座“全景敞视监狱”,把自由还给人民。

小说为这些地下党员规定了任务:必须将党的领导人从上海安全转移出去,同时,找出已渗透进地下

党组织的敌人,这是他们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限制条件是,所有执行这些任务的地下党员,都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一个也跑不掉;当然,还有时间的限制,就是以上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上海小组几乎被敌人掌握的情况下,原来敌人在明处,我在暗处,此时却变成了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双方的处境发生了反转,这无疑将上海地下党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中,仿佛要在公开的状态下去完成一件不能公开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一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重要行动,也因此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务重要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小说的叙事张力正是出自这里,小说情节的推进,也因此而成为一种高难度的智力博弈,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计中计”“骗中骗”“局中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雾中有迷雾,计谋中有计谋。

在阅读小说过程中,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惊讶地发现了孙甘露这位“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变成了思维缜密的精算师,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地推进着小说的情节。光怪陆离、鱼龙混杂的上海滩,给了小说中人物、当然也给了作家闪展腾挪的空间,而没有手机、网络、通联不便的二十世纪30年代,又给地下党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不便,也因此左

右了许多人的命运。作家此前所做的所有资料准备,此时都发生了神奇的效用。道路层层展开,阻碍却处处存在。在作家悉心营造的特定历史时空中,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而这种将密室逃生的传统叙事套路纳入到一个开放、多变、诡谲、莫测的城市空间的写法,正是这部小说迷人之处。

小说中有一句话:“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去,他敢往深渊里跳”,陈千里和他的同志们就被这道光照着,走向小说的结局——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被圆满地完成,只是代价巨大,除了小说的“男一号”陈千里得以幸存,其他地下党员全部跳进了深渊。作家把一份“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名单作为附录附在小说最后,许多烈士的生平介绍竟然是相同的,都只有两句话:“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这就是后人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全部了。这简得不能再简的“简历”,无疑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他们的牺牲,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人民大众——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2022年5月21日

虚实之间

——《言他:桐城往事》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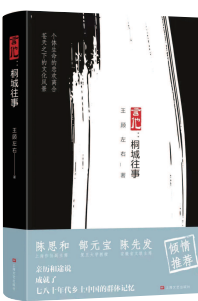
◆ 吾目

这两天一口气读完了王联合君(笔名“王顾左右”)的《言他:桐城往事》。小说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出身于桐城嬉子湖畔殷实之家的陈家大小姐因父亲思想较为开明,从小未曾缠足。她被汤乔的传奇人物刘五爷一眼看中,一个深夜被其抢走成婚,从此更名“刘大脚”。新中国成立后刘五爷因历史问题逃走,从此音讯全无。刘大脚自此女做男工,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农妇,不仅精通各种农活,还能接生母牛。然而命运的不幸并未从此远离刘大脚:其子刘义雄少年时便逃离家乡,直到中年才携妻女回乡创业,白手起家办了一家植纤厂,经历了辉煌却最终失败,再次远离家乡;其女刘凤原本出落得亭亭玉立,不承想却被骗婚,未得善终……

主要角色刘大脚甚至自始至终都未曾被真正“赋名”,只留下了一个“大脚”的称谓。虽然小说主要围绕刘大脚一家展开,对一些次要人物有些惜墨,但往往冰山一角也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一些女性角色。诚如作者所言是“为凋敝乡村随时光行走的女人赋名”。

说来也巧,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此书可以1980年为分割,而我的两次阅读恰好也以此为分隔线。作者自言“关于汤乔此前的叙述是长篇累牍的,呈现出氤氲气息和粗鄙的乡村世界”。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当初读此书前半部分时,总觉得有点“纷繁芜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加上作者以“我”为叙述者,间或还有自己父母和亲友的呈现,一时间,虚实模糊,竟有些分不清此书到底是纪实还是虚构,是散文还是小说,是私人回忆还是道听途说。

阅读此书的后半部分,感觉它越来越像一部“小说”,或者说故事性越来越强。伴随着植纤厂的盛衰,关键人物刘义雄及其一家人的命运也一同起伏,而叙事节奏也越来越“剧烈、快速,让人目不暇接”,“就像一场暴雨在某个特定的时点疯狂倾泻,悲剧发生了,也就结束了”。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本看到中间才觉



有味的书,看完才会感动的书”,这或许也是我这次一开卷便一气读完、不忍释卷的原因所在。

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比较奇特的阅读体验。说奇特,主要原因或许是当代小说虽然也读了不少,但作者是自己的同事,这还是头一遭。说到同事,往往多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而在文字之中,我却仿佛看到了另一位王联合君——一个文字功力了得,不在酒后却也能在纸上“绘声绘色把过往讲得妙趣横生的人”。这个人,比起同事的称谓,或许更加真实、亲切。

王安忆老师曾在课堂上有言,每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是有所不同的。我个人非常赞同此说,比如莫言就有架构长篇的天才。王联合君自谦是一位“非专业写作者”,而此书也是他履行和女儿之间约定的处女作。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多少是虚构的故事,抛开这些,我看到是一位写作能力丝毫不逊色于许多专业写作者的写作者,在虚实之间,自成天然,或雅或俗,信手拈来,向读者呈现出一位桐城才子的积蕴和灵气。

名家点评>>>

陈思和:王联合的小说《言他:桐城往事》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桐城文学流派背后的乡村画面。乡村图景虽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桐城的样子,但依旧让人向往,因为她的美,她的诚实,她的温馨,当然也有她古老的粗鄙;书中的事件和人物让人阅读后无法平静,这是一个超越文学幻想的事件,事件本身的奇特和人物略带悲剧性的结局,若非作者耳闻或亲身经历是难以用缜密的五十年历史来包络她。

乡村正在凋敝,我们阅读了很多的关于黄土的叙事,关于更久远的湘西的叙事,本书的出版完善了中国乡土写作和中国乡土阅读的时空地图,是2020年中国原创乡土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有影响的事件。(陈思和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贾为的新书《起飞,大鸟》读之令人甚感惊艳,这本书展现了她儿童文学创作的语言生动创新、想象开阔神奇和思考有深度有力度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潜力。

这本书由《起飞,大鸟》《爷爷船》《蝴蝶杯》三个故事组成,以充满灵性的语言描写了充满灵性的自然,大量诗性语境的文字使用,营造了感性且美好的抒情氛围,文字气息轻柔浪漫,没有说教和规训。作家作为白洋淀的“女儿”,别有意趣地引入了白洋淀方言、老地名等元素,加上儿童视角的轻简叙述,使作品文字富有浓浓的北方特色 and 温暖的童年温度,以及美爱至深的述说,这不仅与贾为自己过去的作品不同,也与当下儿童文学中大量语言同质化的作品有别。

这本书的想象力神奇浪漫,作者从低幼儿童文学作品的想象常常局限于对昆虫、花草的幼童的精灵式想象中挣脱,转变为物种转换、时空跨越、生死并存互见的魔幻式的巨大想象改造,爷爷死后变成一条船,整个小岛是一只蛰伏的大鸟,“小四门寨”的麻鸭们以人类的方式生活……三个故事共同的主角小渔在此经历世界的时空巨变和精神的独特成长。

作品关于儿童成长的深刻思考,使故事从简单的想象故事上升为丰富深刻的现实思考。

首先,是“老”的象征及作者对文化传承的认可:故事的主角“小渔”经历种种奇幻的陪伴者与引路人,在《起飞,大鸟》中是太太、奶奶,奶奶带小渔出门去见太太,带小渔坐船喝糖水一样的白洋淀水、进入神奇的水底世界、看小岛变成大鸟起飞、了解守护人类的鸟精灵的秘密……奶奶说“小时候,鸟太太也带我看过”,出门的历程仿佛是一种家族文化的传承仪式;在《爷爷船》中小渔的爷爷和麻鸭爷爷,他们互相学习,向下一代传递着古老的排船技艺、人与白洋淀生物们之间的爱;在《蝴蝶杯》中陪着小渔进入幻境、小渔走出幻境后与她对话的都是奶奶。不知道是谁的曾祖母的太太、三个故事里始终陪伴小渔的奶奶、变成排船的爷爷、麻鸭爷爷、天底下的事



儿童,如何与世界对话

读贾为新作《起飞,大鸟》

◆ 白小云

儿知道大半的老爷爷……他们的陪伴为小渔人生的出发准备了深沉的文化起点。

其次,是关于孤独儿童的世界认知:故事主角小渔童年的陪伴者清一色是老人们,老人、老物事们除了作为传统的某种象征外,或许也隐喻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中,乡村儿童成长中缺少家长陪伴的集体记忆。孤独的儿童与孤独的老人形成互相支撑的精神伙伴关系,世界是怎样的?怎样理解脚下的土地、天空的飞鸟、消失的“爷爷”?在魔幻想象这一符合儿童思维特点的心理冒险与探索中,老人是孙辈孩子们的童年游戏伙伴、探索世界的战友、解释世界的同盟,小渔的奶奶更是她的精神引领者与梦境创造者,老人们深度介入了儿童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参与了孩子们世界认知的建立和童年哲学的形成。三个故事气息唯美浪漫,也呈现出一种淡淡忧伤的底色,一起讲述了关于当父母不在身边,儿童如何理解世界的思考,魔幻的叙事时空与其说来源于作者的想象,不如说来自于儿童的孤独,是儿童的孤独创作了奇幻世界与迷宫规则。

第三,是关于儿童对死亡的探索:死亡是成年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但在儿童文学中,怎么开启话题、怎么面对和解释死亡,孩子需要知道真相吗?作者用儿童小渔的眼睛去观察、儿童小渔的理解去思考,告诉作为读者的孩子们,死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活,并与生前的热爱、努力、价值紧密衔接。作者用克制的语言书写小渔对死亡的好奇和对爷爷变成排船的理解和接受,儿童趣味的想象弱化了死亡常有的可怕面目,颠覆了死亡永远分离的固定伤感,使爷爷的死变成了一次漫长的重生之旅。

《起飞,大鸟》不仅仅是一本语言美、想象美的儿童故事作品,更因其关于儿童如何认识传统、接受传统,儿童如何面对世界和自己的孤独、如何探索死亡的谜底、儿童的独立成长等诸多思考而有了可被一读再读的思考深度,因而是一本出色的儿童哲学启蒙作品。